

● 作者/Xavier Brunson ● 譯者/章昌文 ● 審者/丁勇仁

美陸軍多領域作戰思維

Operating Differently: 1 Corps Tests 6 Purpose-Driven Pillars to Meet Demands of Multidomain Missions

取材/2022年9月美國陸軍月刊(ARMY, September/2022)

由於太平洋戰區廣袤深邃，傳統指揮方式已無法滿足多領域作戰需求，節點的分散式指揮與管制，應屬可行之解決方案。本文就此構想，探究所面臨問題及應處做法，以適應多變之作戰環境。



美陸軍特種部隊與菲律賓陸戰隊官兵於菲律賓實施任務行前整備，該照片內容因安全考量，已實施改變。

(Source: US Army/Ryan Hohman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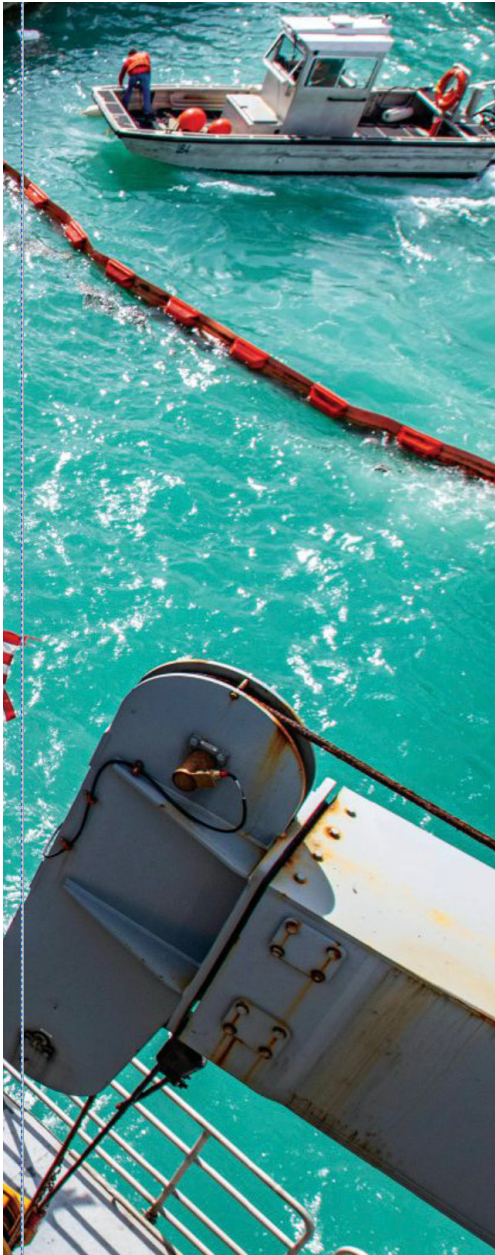


1941 年12月7日，珍珠港遭攻擊過後，羅斯福(Franklin Roosevelt)總統給尼米茲(Chester Nimitz)上將的命令簡單明瞭：

「你給我滾去珍珠港，沒打勝仗就別回來。」尼米茲在太平洋很快組織並領導了一場複雜且極其艱苦的戰爭，包含藉跳島戰役及窮盡所有戰鬥職能的聯

合手段等多種方式，浴血奮戰逐步積累贏得了勝利。他還調動地面兵力，不斷對大日本帝國施加難以承受的壓力。

對珍珠港的戰略奇襲，使美



美陸軍第1軍官兵操作史崔克裝甲戰鬥車，在關島海軍基地登上美海軍艦艇俾斯麥市號(City of Bismarck)實施訓練。(Source: US Army/Richard Carlisi)

國軍方汲取了一個深融其軍史中的教訓，此教訓影響美陸軍大部分的戰略與作戰方法，專注在競爭中完成戰備與爭取主動，以面對突發的危機與衝突。加上散布在整個寬廣太平洋具競爭性的多領域(太空、網路、陸地、空中和海上)環境，以及美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諾(John Aquilino)上將「以不同方式思考、行動及作戰」之作為，令美國將其戰略重心涵蓋此區域成為一絕佳起點。

但藉不同方式以多種領域檢視太平洋環境，並不能改變戰爭要在陸地決勝的事實。戰爭過後，尼米茲總結道：「最佳壓力是藉真正實質占領取得的絕對掌控來表現，唯有藉實質占領的地面鞏固與整頓，才可獲取此一最佳條件。」

身為以太平洋地區為作戰地境的美陸軍第1軍軍長，筆者每日都在思考此項事實。獲勝需要在所有領域透過一個整合與同步的聯合部隊實施行動，當第1軍跨越具競爭性的領域與實施遠距作戰時，使部隊同步將變得更加複雜，我們不能再認為自身在任何領域都具有優勢與安全。即便在美國國內的基地，也不可再假定戰場是無須競爭的。我們的時間浪費在強調空

中、陸地、海上、網路，或太空武力的個別角色。我們需要將之完全整合。在某些情況下，在部署前我們可能就會與敵接觸，在以太平洋地區為作戰地境的作戰部隊，我們必須自問，「要如何為此艱鉅工作做出最佳貢獻」？

能調適的指揮機構

第1軍的貢獻是透過可快速部署、靈活編組及高度整合的指揮機構以提供指管能力，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佛林(Charles Flynn)上將表示，沒有任何軍種的指揮機構比陸軍軍級單位更靈活，一個軍級指揮機構可像一支較大的戰術地面部隊運作，而藉由添加關鍵幕僚和相關能力，則可迅速組成一支聯合特遣部隊，或整合成為多國特遣部隊，以支援盟國執行各式任務。為提供完成各式任務所需要的能力，美陸軍第1軍是以目標為導向，使指揮機構能規模適中且具彈性與靈巧。我們可組成7至10人的小隊，亦可組成600或更多人的多國聯合部隊指揮機構，當我們將指揮機構的能力運用在具競爭性的多領域作戰相關問題時，我們必須有分散、靈活且具韌性的指管能力。

在任何具競爭性的環境中，兵

力派遣(尤其是調動部隊的指揮機構)是部隊存活與保持效能的關鍵。當美陸軍第1軍分析現有多領域環境及有可能干擾環境的能力時,軍級的兵力派遣就成為作戰的必要條件。分散式的指揮與管制須以節點的方式部署指揮機構,每個節點各有其特殊功能、可透過恢復迅速的通信基礎設施與其他節點連接,並具有支持指揮官決策的參謀作業程序。以節點方式實施指揮機構的分散部署,需要拋開現有的軍級部隊運用準則,美陸軍第1軍的解決方案,是透過六個支柱:架構、編組條件、資料、傳輸、位置及流程來組織作戰部隊。

架構

當我們將參謀派遣到節點時,問題是哪些部門與作戰職能的業參應共同派遣?我們不再能走到隔鄰的帳篷或貨櫃,就可與另一部門的業參進行溝通,但有些時候,某些部門與特定作戰職能的業參會頻繁互動,因此最好將其集中一處。此外,領導者必須親自與哪幾個部門共同行動,以提供最佳計



一架陸軍CH-47契努克(Chinook)直升機在日本富士山(Mount Fuji)附近飛行。(Source: US Army/Frank Spatt)

畫作為指導及意圖?

目前,我們尚未確定此「正確答案」,但我們可依據任務,嘗試找出最適當的架構。例如,我們有時可能需要一個純粹的後勤節點,而其他任務或許需要所有節點都有後勤計劃人員。我們將藉2022及2023會計年度在太平洋地區的演習,持續以目標導向的方式反覆實驗,改變我們的架構以支持任務執行。

編組條件

對如何維持指揮所至前方

地區的指揮與管制,在具競爭性的多領域環境中,使我們要有不同的思考。依據世界各國軍隊現有的技術和能力,我們將在不同接觸層面的多領域衝突中戰鬥。我們正在嘗試不同編組條件的節點,在2022年2月和3月,我們部署了我們的早期進入階段指揮所(Early Entry Command Post,由四輛具備強大指揮與管制能力的史崔克裝甲戰鬥車組成)到C-17全球霸王三型(Globemaster III)飛機上,並具備國際換日線以西的中途



2022年美國太平洋陸軍最佳戰士競賽期間，第25步兵師的火力支援特業士官穆巴拉克(Joshua Mubarak)上士在夏威夷史考菲爾德營區(Schofield Barracks, Hawaii)持M4卡賓槍射擊。

(Source: US Army/Mariah Aguilar)

通信。我們也登上海軍遠征快速運輸艦，在海上同樣執行實驗。無論建築物、帳篷、船舶，或是飛機，我們指揮與管制節點——稱為編組條件——所採取的形式，都應當具備足夠的靈活性與彈性，以適應作戰環境。

資料

唯有我們能存取可做決策的資料，我們的組織因素方屬可行。指揮機構與參謀的決策速度，是任務指揮的真正目的。我們知道未來的戰爭將需要以機器般的速度下達決策，而這只有當我們在指揮所演習和部署期間，改善資料存取的便利才能奏效。我們整合雲端運算來幫助存取數位資料，從全球任何地方執行任務時，都能完善參謀作業、作戰功能、共同作戰圖像(Common Operating Picture)及情報存取。此項工作也有助我們不

必在作戰全程持有大量資料。我們必須自問，那些資料是我們真正所需？此項優化幫助我們更快速的取得正確資料，以適時下達決策。

傳輸

與資料聯繫密切的是傳輸，亦即我們如何在節點間轉移資料。要支持一個靈活、分散且可靈活編組的指揮機構，我們需要多樣的、確定的、且具高兼容度的傳輸。這意味著經由衛星、軍用系統、民用系統、蜂巢式，或是任何其他途徑，就可在節點轉移必要資料，這包括陸軍單位可運用聯合通信在海軍系統移動資料。我們構想中的傳輸支柱，是直接靠資料與流程支柱才能辦到，因為我們從實驗中得知，確保存取和傳輸必要資料的有效流程，能優化指揮官的決策速度。



在阿拉斯加三匯市(Delta Junction, Alaska)訓練期間，第21步兵團第3營的史崔克裝甲戰鬥車在集結整備。(Source: US Army/Aaron Downing)

位置

地面武力的運用不同於其他領域，高度取決於相互的夥伴關係，此依存性是美陸軍提供給聯合部隊的最大優勢之一。與我們的夥伴同在，傳達了對整個區域的安全、共同訓練與學習的期盼、以及為夥伴提供安全管道的承諾。當我們獲准在一夥伴國家設置節點時，我們可提供人力供其運用，並增加其部隊戰力。

位置的重點是確保節點與在華盛頓州路易斯麥科德聯合基地(Joint Base Lewis-McChord, Washington)第1軍的指揮機構參謀相鏈結。藉與基地相鏈結並加速情資與決策傳遞速度，對於家屬與高階幹部獲得資訊優勢，節點的位置非常重要。

流程

分散式節點最具挑戰的層面，是在遠距或是在個別工作

期間，執行具產能且有效益的參謀流程。由於新冠病毒肺炎(COVID-19)的大流行，越來越多企業實施數位與遠距運作，軍方也可依循此一趨勢。迄今為止，已確認我們能透過行動與學習來完成諸多事務，且以行動為導向之作為，提供了解決方案及最佳執行方式。

我們正在打破現狀，且領悟到你不必坐在某人隔壁、甚至毋須在同一時區，就可調整部

隊的戰鬥節奏，採用新的流程，迫使我們有效運用時間，並避免過度使用委員會、署處、中心、小組及工作團隊等組織，改善了戰鬥節奏，並使參謀人員有能力去協助加快決策。

前景展望

到此時刻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分散式軍級指揮與管制的六大支柱並非「不同思考」下不變且驗證過的解決方案，而是第1軍來年將透過演習持續實驗的起點。我們在不同編組條件的載臺(海軍船艦及空軍飛機)上運用早期進入階段指揮所，並在2021年2月及3月將三個節點納入泰國的金色眼鏡蛇22(Cobra Gold 22)演習。在未來演習中，我們計畫擴充到五個節點，並在所有不同的海軍與陸軍船艦、空軍飛機，以及太平洋各個位置，規劃潛在編組條件的解決方案。

在2022年9月及10月的戰鬥演習中，我們還計劃使用此節點構想，且以行動為導向之作為，讓我們朝正確的方向前進。雖然太平洋戰區大多屬於海上領域，作戰行動原本就相當複



美陸軍第1軍軍長布朗森(Xavier Brunson)中將在華盛頓州聖馬丁大學(St. Martin's University)主持新兵入伍宣誓儀式。(Source: US Army/Richard Carlisi)

雜，但此構想對不同環境普遍適用。在歐洲和太平洋地區，無論環境的優勢領域為何，分散式指揮與管制對所有軍級部隊均屬必須。

當必須在太平洋地區各領域競爭，以確保整體嚇阻時，優勢領域不應是我們的重點。由於戰略階層的焦點多半落在該區域，我們必須聽從尼米茲對地面兵力角色的恆常教訓。地面兵力運用的關鍵，是在作戰階層的分散式指揮與管制。我們的六大支柱——架構、編組條件、資料、傳輸、位置及流程

——是軍級部隊運用至關重要的起點。分散在美國本土基地、國際換日線以西及第一與第二島鏈的指揮機構可持續運作(與實驗)的同時，我們希望改善與夥伴共處的能力、並進一步將渠等整合到整個作戰行動中。

作者簡介

Xavier Brunson中將，美陸軍第1軍軍長兼華盛頓州路易斯麥科德聯合基地指揮官。擁有兩個碩士學位，其一是人力發展、另一則是國家安全與政策。

Copyright by the Association of the U.S. Army, all rights reserved. Not to be reproduced without permission of AUSA.